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

诱拐

KIDNAPPED

〔英〕史蒂文生/著 侯浚吉/译



长 春 出 版 社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

诱拐

KIDNAPPED

(英)史提文生著 侯发吉译

长 春 出 版 社

Qax81/05

(吉)新登字 10 号

诱 拐

[英] 史蒂文生 著 侯浚吉 译

责任编辑:杜 菲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625
字数:192 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80604—589—9/1·120

定价:12.50 元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编委会

主 委 萧 乾

编 委 （按姓氏笔划顺序）

戈宝权	叶水夫	汤	真
孙 伟	李文俊	吴	岩
萧 乾	绿 原		

执行主编 汤 真

出版前言

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吹奏时代进步的号角，以深刻的内涵和特有的语言魅力，为世界各地的读者代代传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千万里外的异国情调或几个世纪前的人间哀乐，照样使今天各地的读者为之倾倒，击节赞叹，或歆歆不禁，并让这些故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经常话题。就这点来说，一个伟大的作家永远不与草木同朽，一部成功的作品总是万古长青，青春永驻的。

外国文学佳作，浩如烟海，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根据有关资料及外国文学专家们的大致共识，经过历史的考验，岁月的筛选，其中至今仍传流不息，成为名著者，大约共有一千数百余种（参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四卷本《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等）。但是由于国家、民族和地区偏见等原因，对于名著的取舍，往往见仁见智，乐山乐水，或者情有独钟，至多也是异中有同罢了。例如，在西欧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反而比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更受欢迎；拜伦的作品，在前苏联等国备受推崇，而在本土英国却褒慢相杂。简·奥斯汀以她的《傲慢与偏见》最为流行，可不少评论家却认为她最优秀的而又是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却是《爱玛》；夏洛蒂·勃朗特认为她写的《教授》一书与她的《简·爱》相比，“许多地方更为精彩，更有实质，更富于真实性。”此外，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优越感，或者对其他地区的文学情况知之有限，总

是把东方国家、弱小国家，甚至东欧国家的文学巨著落在视线以外，不能公平地给予应有的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令人遗憾的事实。相比之下，我国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工作，尽管多少也受前苏联和欧美各国的某些影响，但一般说来，还是具有相对的自己特点。建国以来，在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可是与善于汲取人类精神产品丰硕成果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相比，在普遍移植外国文学名著这项工作上，作为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华夏，还是落在他们的后头。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一千几百部世界文学名著，我国迄今翻译出版的为十之五六成，换句话说，至少还有五百余种名著尚未移植过来。纽约蓝带图书公司1931出版并一再重印的《全球最佳百部长篇小说》(One Hundred World's Best Novel Condensed)一书，详细介绍了他们认为属于全世界最好的100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提要，查阅之下，发现我国已翻译出版的也不过其中所列的50部。由此可见，翻译介绍外国优秀作品，我国仍还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处女地有待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去共同开拓，特别是创立一个富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局面，尽可能多出版一些初次译出的名著，使广大读者进一步开阔视野，认识世界，获得更广泛的文学享受，无疑是一项既有意义也符合需要的工作。可是，反观国内目前书市，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陈列于各中等以上城市书店外国文学书架的，现在几乎总是那么大同小异的四五十种荦荦巨著，其中有几种作品，甚至已有十五六种之多的不同译本。从好的一面来说，固然是这些名著深受读者热爱和膜拜，重复出版新译本，也是为了译文质量上不断有所突破，不断有所提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此一窝蜂地重来复去出版那么几十种名著（且不说有的新译本并无多少创新之处），是不是也反映了今日市场经济支配下书市的畸形繁荣而实际上品种贫乏呢？另外，一些著名的外国中短篇小说，七遍八遍地被不同的出版社选编

入各种选集，是不是已让读者造成视觉上的厌烦和选购上的困难呢？何况，这样集中于出版几十种外国文学的中长篇名著，既缩小了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园地，又不能有所创新和积累，并不会有利于繁荣出版事业。

出版工作的道路应是广阔的。我们只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思考，想尽自己的绵薄力量，在全国出版外国优秀作品这个整体工程中，不去锦上添花，而只希望扎扎实实地给加上一砖一瓦，做出一份新的小小贡献。因此，这套“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的出版宗旨是：力求出版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和当代外国优秀作品，同时吸收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国内唯一译本，或初次编选著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个人专集。总之，除了因某种原因而出现极个别例外，我们希望这套“译丛”中所收入的作品，大部分为国内独家出版的作品。

功过是非，效果如何，则就只有实践去检验了。我们殷切期待外国文学的专家们和广大爱好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给予关切爱护，不吝批评、指教，以期能使这套“译丛”不断改进工作，不断出版下去。

目 录

出版前言	1
第一章 我踏上到肖府去的旅途	1
第二章 我到达了旅途的终点	7
第三章 我认识了我父亲的嫡亲弟兄	14
第四章 我在肖府险遭不测	23
第五章 我到皇后渡口去	32
第六章 在皇后渡口发生的事情	40
第七章 我捆在戴萨特的二桅船契约号里驶出了海洋	47
第八章 后甲板室	56
第九章 束着金腰带的人	62
第十章 围攻后甲板室	73
第十一章 船长的屈服	82
第十二章 我听到红狐狸的故事	88
第十三章 二桅船遭难	99
第十四章 小 岛	106

第十五章	带着银钮扣的小伙子：通过 姆尔岛·····	116
第十六章	带着银钮扣的小伙子：经过莫温·····	126
第十七章	红狐狸的死·····	135
第十八章	我和艾伦在雷脱莫亚树林中的一席 话·····	142
第十九章	惊慌的家庭·····	152
第二十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岩石·····	160
第二十一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考雷纳基格 嶮崖·····	170
第二十二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荒原·····	179
第二十三章	克仑努的笼子·····	188
第二十四章	逃亡在灌木丛中：争吵·····	198
第二十五章	在巴尔奎特·····	210
第二十六章	逃亡的终了：我们经过福司·····	218
第二十七章	访问兰基勒先生·····	231
第二十八章	寻求我的遗产·····	241
第二十九章	走进了我的王国·····	250
第三十章	再见吧·····	258
译 后 记	·····	262

第一章 我踏上到肖府去的旅途

1751年6月初的一个早晨，我最后一次锁上了父亲家的门，抽出钥匙，这就是我历险的开始。我出门的时候，山顶上已洒下一片阳光；等我走近牧师的住宅，画眉鸟正在花园丁香花丛中婉转地唱着歌儿。黎明时弥漫在山谷周围的迷雾也开始上升，不一会儿便消失了。

埃森底的牧师坎贝尔先生正站在花园门口等着我呢，真是个好！人！他问我有没有吃过早饭，听说我什么都不缺乏之后，双手抓住我的手，慈祥地把我的那只手夹在他的腋下。

“好吧，大卫，我的孩子，我要一直送你到渡口，看你出发。”

于是，我们动身向前走去，默默地谁也不说话。

“离开埃森底，你是不是心头感觉难过？”一会儿后，他才开口说。

“先生，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回答，“我还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呢，若是我知道，我会老老实实告诉你的。不错，埃森底是个好地方，我在这儿过得很快活，可是我又从来没有到过别的地方啊，自从我的爸爸妈妈去世以后，不管是埃森底或是匈牙利，对我有什么两样？说

真的，要是我知道我所去的地方有着更好的机会，那我会高高兴兴地去的。”

“真的吗？”坎贝尔先生说，“好极了，大卫。那我一定得把你的命运告诉你了，至少把可以告诉你的让你知道。你的妈妈去世后，你的爸爸也身染重病。他，一个高贵的基督教徒，在他垂危的时候，把一封信托付我保管，他说这封信是给你的遗产。他还对我说：‘我快要死了，等房屋安排妥当，财产处理后，’（大卫，这一切都料理好了）‘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孩子吧，亲自交到他的手上，要他动身去克兰蒙德附近的肖府。那是我的老家，也是我的孩子应该去的地方。’你的爸爸又说：‘这孩子沉着稳健，又很机灵。我相信他上那儿去，结果一定圆满，会受到那儿的人的喜爱的。’”

“肖府！”我失声大叫，“我那可怜的爸爸跟肖府有什么瓜葛？”

“嗯，那谁能说得明白呢？”坎贝尔先生说，“不过，孩子，这个家庭的姓氏也就是你自己的姓氏——肖府的巴尔福，一个古老的、正直的、可敬的家族，恐怕是在最近才没落下来的。你爸爸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很称职，口才也好，修养也好，谁也比不上他，他的风度和谈吐也决不像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愉快地把他领到我的家里，和一些上流社会的绅士们会见，我的族人——基德雷纳的坎贝尔，邓斯威的坎贝尔，明奇的坎贝尔——还有别的人，都是些著名绅士，他们全都乐于与他交往。最后，把这件事的一切都摊开在你面前吧，这就是那封关于遗嘱的信，是我们去世了的兄弟亲笔写的。”

他把信交给我，信封这样写道：“肖府埃比尼泽·巴尔福先生亲启，此信由我儿大卫·巴尔福亲自到肖府投送。”我，

埃特律克森林的一个乡下穷教员的儿子，还只是个17岁的孩子，面对眼前突然展现的一个广阔的远景，心头不禁像小鹿般的乱撞起来了。

“坎贝尔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去吗？”

“当然去啦，”牧师说，“若是我，一分钟也不会耽搁。克兰蒙德离爱丁堡不远，像你这样伶俐的孩子，走两天就可以到了。要是事情糟糕透顶，你的那些高贵的亲族（我假定他们多多少少是你的亲族）竟请你吃闭门羹，那你也只消回头走上两天，敲敲我家的门就行啦。话虽如此，我还是希望像你可怜的爸爸所预料的，你会受到应有的待遇。我也希望你早晚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卫，亲爱的孩子，”他继续说，“我的良心要我趁这一次离别的机会，把正确的处世方法告诉你，提防世间的种种危险。”

说到这儿，他东张西望，想找寻一个舒适的座位。他的眼光落在路边白桦树下的一块大石块上，走过去坐下，噙起了严肃的上嘴唇，这时太阳正从两个山峰之间照耀着我们，他拿出手帕，遮在他那顶边儿翘起的帽子上，躲着阳光。然后他向上挺起食指，嘴里念念有词地要我提防为数不少的异教的诱惑，其实呢，我根本对异端邪教不感兴趣。他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虔诚地祈祷，要我时常读《圣经》。说完这些，他把那个伟大的家庭着实描绘了一番，还告诉我，应该怎样跟这些族人相处。

“大卫，对琐碎的事情也得顺从啊！”他说，“别忘了，你虽然是出身高贵，但却是在乡下长大的。别让我们丢脸，大卫，别让我们丢脸！在那个人多嘴杂的大家庭里，不论对待长辈或下人，都要显得你很有教养，举动小心谨慎，脑筋要

灵活，话可不能脱口就说。对待那位家长呢——记牢，他是那田庄上的主人，我只说一句话：他尊敬的，你也要尊敬。要高高兴兴地服从他，至少年轻人就应该这样。”

“噢，先生，事情也许是这样，我答应照你的吩咐去做。”我说。

“说得好，说得好，”坎贝尔先生感到由衷地高兴。“现在说到物质上的事情，或者用双关话说到精神上的事情。我这儿带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四样东西。”他一面说，一面费劲地从外衣的边袋里拉出一个小包。“这四样东西中的第一件是你法律上应享的权利：一点钱，是我购买你爸爸的书籍和设备的代价，这事我早已说明过了，我预备把它们再卖给新来的教师，赚一点外快。另外三件，是坎贝尔太太和我送给你的礼物，你收下这些礼物，会使我们感到愉快的。第一件是圆的，或许是你第一次出门最能使你高兴的东西；不过，大卫，亲爱的孩子，它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它只能帮助你走上一路，然后就像清晨一样消失了。第二件是平的，四方形的，上面还写着字，它会做你终身的助手，像走路时的一根好手杖，又像病中安放你脑袋的一个好枕头。至于最后一件东西嘛，那是立方形的，我经常祈祷，但愿它会帮助你进入一个更好的天地中去。”

接着他站了起来，脱掉帽子，用很亮的声音祷告着，他用恳切的字句替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祝祷了一会儿，接着猛然紧紧拥抱我，几乎叫我透不过气来，然后，他放松两手，在我们中间留下一臂的距离，细细地端详我，脸上满是忧郁的神色。突然间，他急急忙忙地走来走去，带着哭声和我道别，一个转身，向我们来的路上摇摇晃晃地奔过去了。若是别人看到这副模样，准会笑得前仰后合的；可是我没有笑的

心情。我一直望着他奔出我的视线。他急匆匆往前直奔，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我这才明白，那都是为了我的离别，他才这样悲痛欲绝的。可是我呢，却因为能离开冷清清的乡下，到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去，跟那些又有钱又有身份的，而且和我姓氏相同、血统相同的可敬的族人厮混在一起，竟乐得飘飘然不知所以，于是我的良心严厉地开始自责。

“大卫，大卫，”我责骂自己，“谁见过你这样忘恩负义的黑心汉？你一听说自己是个世家子弟，就能把老朋友和过去的好意都忘掉吗？呸，呸，你太不要脸了！”

我在那位好人刚离开的大石块上坐下来，打开小包，瞧一瞧我的礼物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他所说的立方形的东西，我一听说就知道准是一本小小的《圣经》，可以随身放在花格子外衣的袋子里。他所说的圆圆的物品，我发现是一枚先令。至于第三件，据说可以使我终生消灾纳福、祛病延年的宝物，原来是一小张粗糙的黄纸，用红墨水写着这些字句：

铃兰水秘方：以铃兰花数朵，置于袋中，蒸馏之，用时吞服一二匙即可。此水可使哑者口若悬河，痛风病者药到病除；伤心人获得安慰，健忘者记忆长青；再以花朵置入一玻璃瓶中，密封之，投入蚁冢内，一月后取出，即有液体自花朵中流出，以药水瓶储存。此水不论男女，生病与否，服之均有神效。

接着，牧师又亲笔添上几句：

如有跌打损伤，以此水涂擦；以及遇急躁易怒

者于脾气发作时吞服一大匙，亦能奏效。

老实说，这个秘方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这时的我心旷神怡，用棍棒的一头挑起包裹，蹚过浅滩，向另一面的山坡上走去了，一直走到一条穿过灌木丛的青翠碧绿的羊肠小道前面，才回头向埃森底教堂，向牧师住宅周围的树木和我父母亲长眠的教堂墓地里那些巨大的山梨树投去了最后一眼。

第二章 我到达了旅途的终点

第二天的午前，我来到一座山岗的顶上，极目远眺，只见这一带地方渐渐向下倾斜，没入大海，在这一片下倾的大地中央，有一长条隆起的山背，爱丁堡城就坐落在上面，它像一座炉灶似的喷射着浓烟，远远望去，城堡上的一面旗帜和港口里航行着的或静静地停泊着的船只清晰可见。这些景色使我这乡下孩子的心儿激动得扑通扑通地直跳。

不一会儿，我经过一个牧羊人居住的屋子，问明了克兰蒙德周围的大概的方向，于是，一路问讯，一路朝西经由柯灵顿向都城走去，终于踏上格拉斯哥的大路。我在那儿碰见一队士兵，正随着抑扬的笛声一步不乱地前进着，使我又高兴，又惊奇。队伍的前面是一位脸色红润、骑在一头灰色马上的老将军，队伍的末尾是一队戴着“教皇帽”^①的近卫军。一看见那些红外套^②，听到那种快活的音乐，我的头脑中不禁感到生命的骄傲。

再向前一点儿，人家告诉我已经到了克兰蒙德教区了，我

① 一种高高耸起的军帽，形似罗马教皇所戴的帽子，故有此名。

② 当时英国兵穿红色外套，故俗称英国兵为“红外套”。

也不再转弯抹角，就直接向人打听肖府在哪儿。我问到的那些人，一听到这个姓氏，似乎都大吃一惊。开头我以为由于我外表平凡，穿着乡下衣服，一身的尘土的寒酸相配不上我所要去的那家高贵的门第。不过，询问过两三个人以后，他们那种同样的神气和同样的回答，倒使我心头捉摸不定了，觉得这肖府一定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最好把这个疑团解开，才好让我安心，于是我改变了询问的方式。当我瞧见一个模样儿老实的家伙坐在一辆车子的杠上，从一条巷子里过来时，我问他有没有听说过称为肖府的这一个家庭。

他马上把车子停住了，像其他的人一样直瞪瞪望着我。

“喂，干什么？”他说。

“那是一家大宅吗？”我问。

“还用说，”他说，“那是一家很大很大的大宅。”

“噢，”我说，“那么住在里面的人呢？”

“人？”他叫起来了，“你发疯了吗？那儿没有人——若是称得上人的话。”

“什么？”我说，“埃比尼泽先生不是吗？”

“噢，是啊，”那人说，“确实说，有这个地主，若是你想找的是这个家伙的话。你干吗上那儿去，小伙子？”

“我经人家指点，认为可以在那儿找一点活儿干。”我尽量显得谦逊地说。

“什么？”那赶车的人失声大叫，声音之尖，把他的马也吓了一跳，然后他接着说，“喂，小伙子，本来这跟我不相干，不过，看上去你这孩子说话老实，若是你愿意听我的话，赶快离肖府远一点儿为好。”

下一个碰见的人是一个整洁的小家伙，戴一头漂亮的白